



# 母亲的老算盘

□黎强

母亲有一把老算盘，褐红色的珠子，油光水滑的，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有些年月了。平日，母亲把算盘与记账本一起放在老衣柜最深处，像宝贝一样藏着。

## 1

每个月末，母亲就会拿出算盘，一阵噼里啪啦声之后，与坐在老桌边的父亲一起闷不开腔。看得出来，母亲的情绪是低落的。有时，父亲会站起来拍拍母亲的肩膀，劝说：“没事的，下个月打紧点开支就是，总不能让娃儿们饿肚皮嘛。”还是娃儿的我，只晓得算盘拨弄出来的声音好听，却不知道母亲把小家庭的账一算，又是超支了一大截，心情很不好受。

母亲没有多少文化，字也认不得几个，却会打算盘，是小时候外公教她的。母亲与父亲结婚时，外公除陪嫁了一方石水缸外，再就是这把老算盘了，他告诫母亲要学会精打细算、勤俭持家。母亲铭记外公的叮嘱，一把算盘算着家里的人来客往，也算着家里的柴米油盐，把清贫的小日子算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
每年放完寒暑假，我们三兄弟就得掏学费报名上学了。那几天，母亲用算盘的频次多了起来，还在账本上查阅着什么。三兄弟哪里知道母亲的算盘打不动了，是因为家里缺钱了，正为学费伤脑筋呢。三兄弟整理好各自的书包，装好假期作业，伸手喊母亲拿学费。不料母亲只给了哥哥的学费，我和弟弟则

只有一张学费欠条。差欠的学费，由母亲在欠条上约好的时间内补交。那时母亲的算盘声，总是断断续续且有些有气无力。

## 2

父母的老家都在乡下，一个在双河桥的半山腰上，一个在刁家场的七里岗上，都穷。穷归穷，但逢年过节总要回老家看爹娘、走人户呀。要回老家，总得带点米花糖、花生、老白干、冰糖、黄糖之类的“扎包”。

临近过年，母亲的算盘声就在15瓦的电灯下响起，还不时在记账本上写着什么。算盘声时而急速，时而缓慢，时而停顿。母亲把记账本递给父亲过目，同时解释说：“这是走人户的冰糖，这是拜大年的米花糖，还有打发亲戚娃儿的压岁钱。”父亲边看边听，感觉到母亲说这些话的底气不足，扭过头拿过笔，在记账本上划拉着，把原本给父亲这边亲戚的礼钱、“扎包”拿掉不少，把母亲老家亲戚的全部保留下来。父亲这样做，一是家里经济实在捉襟见肘，能节省就节省；二是母亲一年到头操持家务辛苦了，总不能少了“扎包”，让她在娘家人面前跌份儿。

这个阶段，母亲除了要精打细算回老家的开支外，还要考虑制作我们三兄弟过年新棉鞋、新棉裤、新棉衣的费用，这是孩子们过年的念想呢。母亲在算盘上噼噼

啪啪算着，又去抽屉里翻出布票、棉花票合计着。不几天，母亲买回新布匹、新棉花，就着深夜的灯光，为三兄弟一人做了一套崭新的棉衣，我们高兴得抱着就不放，直到懵懵懂懂睡去，还紧紧抓在手上。

## 3

改革开放后，计算器渐渐出现，但还没有普及到每个家庭。那时，我家有了一个上电池的初级计算器，可以进行十以内的加减乘除运算，比打算盘来得快些。但母亲却不爱用计算器，还是把老算盘拨弄得噼里啪啦响。

这时，母亲的算盘不再是计算吃得饱、穿得暖的事儿了，算的是每月的结余。特别是我们三兄弟的工资交给母亲保管后，母亲心中盘算着儿子结婚成家打一套新家具要存多少钱，每月在银行里应该按时储蓄多少钱。这个时期，母亲的算盘声饱满、清脆，流畅得很，听不出一丝犹豫的意味。

也许是受了母亲的影响，我也喜欢上算盘这个传统的计算工具。我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毕业后，干上了财务会计，算成本、算单价、算利润，当好了厂里的“红管家”。作为专业财会人员，我的算盘肯定比母亲打得好。但我却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，虽然我的算盘技能比母亲好得多，但我哪里能有母亲那份博大的慈爱，把自己的酸甜苦辣在算盘上拨上弄下，使得一家人的小日子安稳而踏实，让算盘声成为清贫之家悦耳动听的小曲呢？

哦，一把老算盘，几多母爱情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 与金银花为伴

□朱云才

炎炎夏日，溽暑难熬。下班回家，倦怠疲惫，燥热难当。推开窗户，随风飘来一缕淡淡的清香。这香味，既有玫瑰之芳、兰花之馨，也有丁香之味。细细嗅来，润肝泽肺、沁人心脾，暑热顿消。

这是什么香味呢？来到庭院，我寻觅香气之源。嗅过月季花、牵牛花、野菊花，但都不对。正失望时，无意中将目光投向花盆里的几棵金银花，俯身抽了抽鼻翼。原来，这奇异的花香竟来自并不起眼的金银花。

金银花，又名双花，是一味寻常的中药材，其性甘、寒，清热解毒，疏散风热，治疗痈肿、疔疮等病症。作为医生，平时处方，我也时常采用金银花。

先前在与病人抓药时，曾产生过一个疑问：金银花，明明只是金色，未见其银体，而且只是单蕊，不见雌雄双伴，怎么会得“金银”之名呢？

今年4月，我去中医药大学上药理学课，学校安排去百草园参观。出园

时，两个同学在咀嚼刚采收的金银花。他们告诉我，生吃金银花，能清热润肺，随后给了我半把，让我体验一下生吃中药的味道。放进口里慢慢咀嚼，花微苦生津，但咽下后神清气爽。于是我突发奇想：何不盆栽一些金银花，与其为伴，吸其清淡的香气，养护老年脆弱的肺气，一定能延年益寿。

我去市场买回4棵光杆的金银花树，拿回家一盆一棵栽好。一晃，半个多月过去了。一天清晨，一棵金银花树竟然发出了青绿嫩芽。不几天，其他3棵也陆续发出了嫩芽。星星点点的绿芽，点缀在枝干上，美丽极了。

不久，金银花树伸直了腰身，枝干不断长粗长高，枝丫不断伸展开来，绿叶像飘逸的裙带，随风翩翩。在翘首企盼中，金银花树终于开花了。它的花苞细长，在每个枝丫间对称地绽出花苞，初是银色，花尖透着一抹羞红；数日后，慢慢演化为金箔色，熠熠生辉。原来，此花是并蒂而生，金色银色兼有，“金银花”一名并非浪得虚名。

金银花每次花期约10天。花谢中断约



7天，新的鲜花又重新盛开，循环往复，鲜花不断，香气绵长。这让我惊喜得连连：“这花虽不娇艳富贵，也不热烈喧哗，但却是一种好花。”

有了对金银花的亲近感，有时连上班时也在想念它。回到家，我习惯性地搬把椅子，来到金银花树丛旁，深吸着它清新的气息和醇香的味，心在燥热中安静下来。

我曾倾慕《雨巷》中那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，而今却更庆幸与金银花为伴——无需彷徨，只需绽放，以药香疗愈人间。

（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医院原院长）

# 灵魂蘸水

□信鸽



在重庆，无论是深夜的火锅，还是清晨的豆花饭，都少不了一碗灵魂蘸水。没得蘸水，就像油条少了豆浆、汤圆没得芝麻馅，魂都丢了。重庆潮湿，盐、味精只是蘸水中的基础底料，真正的灵魂是辣椒，各式各样的，朝天椒、二荆条、小米椒，有切断的、剁碎的、炕糊的……

有朋友从北京来重庆，吃什么呢？第一站必是火锅，自然也就离不开油碟，也就是蘸水。

我们走进一家洞子火锅馆，墙上写满了各种蘸水配方和重庆言子。比如，经典配方、海鲜专属等。所谓经典，通常是香油、蒜泥两味，降温防烫；海鲜专属则是酱油、芥末，吃虾子、虾滑味道更鲜；干油碟则是辣椒面、花椒粉、花生碎的融合，吃起来够味，诸如大刀腰片、猪牙梗这类菜，拌一下蘸水，既提辣又增味，关键还去腥。

除了蘸水配方外，还有一些重庆言子——“莫言调和小，味藏大世界”“火锅绝配，蘸水对味”。

朋友盯着调料台上20多种调料，迟迟不敢下手，“太辣了，吃不下。”“不辣。你就用香油，蒜泥经典配方嘛，涮几下毛肚，根本不辣。实在不行，调料台也有芝麻酱。”我在一旁出主意。

吃着火锅，欣赏着江边的夜色，聊着天南地北的蘸水，心情巴适得很。“云南的蘸水很独特，搭配香茅草，香气四溢。”“贵州的蘸水离不开侧耳根、糟辣椒，又辣又酸又开胃。”你一言，我一句，意犹未尽。

翌日清早，胃里的食物还未消化。我们走进一家豆花馆。老板一声吼：“作料随便打！”朋友从吃火锅那里学了一招，只打了香油和蒜泥。我一看，连说不对：“吃豆花的蘸水不是这么打的。调料必须要丰富，不知道怎么打，直接每样都来一勺，怕辣不放辣椒就可以，其他都可以加。”朋

友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。

筷中的豆花在蘸水里翻个身，豆花的清甜、豆豉的酱香、米饭的绵软，在舌尖跳起一支“山城恰恰”。他鼓着腮帮子含混不清地说：“原来豆花的蘸水是一道菜啊。”

从深夜的火锅到清晨的豆花，蘸水始终在场。莫言调和小，味藏大世界。重庆人把江湖装进碗里，把日子蘸得通红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# 秋思(组诗)

□黄海子

## 立秋

秋前十天打不得  
秋后十天打不赢  
立秋  
把日子简单地分成了前后十天

昨天很忙  
今天还是很忙  
时间却总在慢悠悠地重复  
——春种秋收

母亲手握镰刀  
父亲肩扛耢斗  
与所有收谷的农人  
站在立秋的分割线上

我站在城市的阳台  
掐算立秋以后  
天肯定不会这么酷热  
一场秋雨一场凉  
这是农谚  
是父母传给我的

## 处暑

处暑时  
山塘的水面  
几片云在悠闲  
水底的天空，幽蓝又深远  
山塘有了深不见底的清静

孩子和水牛  
牵着夕阳过来  
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 
塘依旧是那汪塘，天还是那片天

晒透秋收，还得远离  
落叶被疾驰而去的车卷给了下一辆

车窗外  
处暑种，白露上，再晚就跟不上  
农人在栽种冬菜  
大地上的劳作  
被车窗越抛越远  
城市的灯火，越来越近

我被车上的冷气  
打了一个喷嚏  
想起父亲打喷嚏时老爱说的一句话  
打喷嚏  
不是有人在骂你  
就是有人在想你

## 白露

父母打下的新米刚刚抵达  
我的厨房  
窗外的雨  
一直不停地嘀嗒嘀嗒

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沉思  
白露雨，大路烂百里  
锅里新米粥  
噼里啪啦的  
恍若乡下四通八达的泥泞

白露萝卜莫迟疑，晚了只收萝卜皮  
白露葱，秋分蒜  
小葱小蒜的日子才是日子

想了很久  
雨下了很久  
远处的乡村  
在城市的灯光里缓慢地隐没了  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评协副主席）

# 书讯

## 《散文，别太像散文》 刘江滨杂感随笔集出版

近日，河北作家刘江滨新著《散文，别太像散文》出版。全书共分四辑：乱弹、杂识、探幽、散记，是作者近年来创作的杂感随笔类作品精选集。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杂文风格，犀利、睿智、深刻、有趣，对人生对生活对历史的解读视角新颖，别具一格。其中作为书名的文章又被网络以《散文里没规矩》为题，广为传播。

刘江滨系中国作协会员，曾任燕赵都市报总编辑、河北省作协第七届副主席。

